



回忆我的恩师陆以循先生

○ 陈家骥

陆以循（1911~2003）

我国知名小提琴教育家。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语系，后留学日本，学习音乐。1950年重返母校，任清华大学音乐教研室主任、教授。长期工作在音乐教学第一线，为清华大学乃至全国的高等音乐教育做出了贡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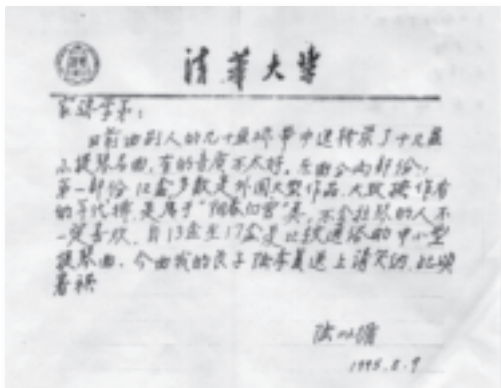
1996年春节，作者夫妇给陆以循先生（前排右一）及师母拜年

2011年是清华大学的百年华诞。常言道：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梅祖彦先生教我班水力机械课，其尊梅贻琦先生有名言：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”我深以为然。清华秉承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的校训，百年来孕育出了一大批各领域的大师、泰斗、国宝。

教我小提琴的恩师陆以循先生，生于1911年2月23日，与母校同庚。1958年我从师学琴，2003年先生仙逝，在这绵延45个春秋的漫长岁月中，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身。

“天上飘着些微云，地上吹着些微风。啊，微风吹动了我头发，教我如何不想他。月光恋爱着海洋……”

“好了，你回去吧！”



陆以循先生馈赠磁带时的留言

我听到陆先生的话，歌声戛然而止，心中有些忐忑不安：是我唱得不好，先生不爱听？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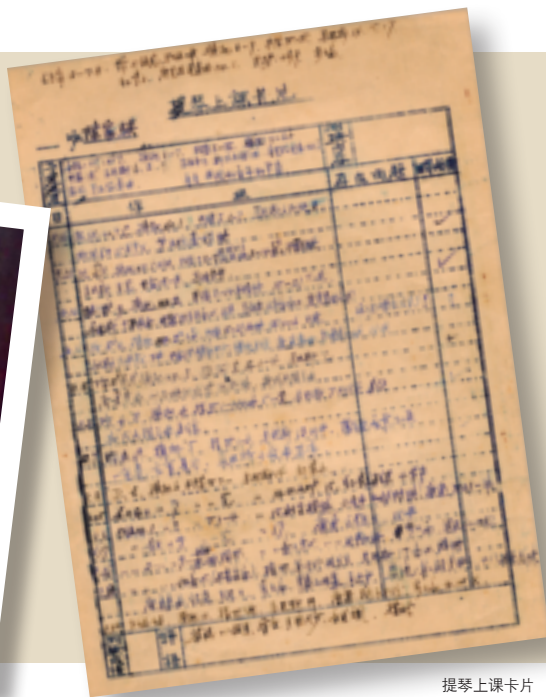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退休后一次去看望先生的闲聊之中，这个多年前的疑窦终于得到了解答。先生说，在他参加的招生考试中，还是第一次有考生唱这首名曲，而且运用了美声唱法中的“气息”，听完几句便知道考生的乐感了。

在聊天中，我又明白了先生为什么给我“开小灶”。原来，1958年秋，新生去百花山挖鱼鳞坑。结束前与乡亲的联欢会上，先生看到了我为演出的节目伴奏。之后又在《新清华》看到我“放卫星”的报道。先生认为，学琴，既要有悟性，更要能吃苦。他说，像大师帕格尼尼每天练琴16个小时，是很苦很累的。

有一次，我将珍藏近40年的《提琴上课卡片》带去，并问先生：我因“错音太多”，回琴（将老师布置的作业弹奏给老师听）只得了2分，为什么没遭“淘汰”呢？先生笑而不答。当时，我们学琴的一个要求是每门课成绩都得在4分以上。显然，我每学期的各科成绩会由某种渠道传到先生那里。在那个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年代里，我那背离“根正苗红”的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，先生肯定也是知道的，但先生仍对我一视同仁，我的感激之情真是难以名状。



2001年陆以循先生90岁华诞，作者夫妇去祝寿



提琴上课卡片

先生1950年返回母校清华，一直到仙逝，始终对母校不离不弃。其实，以他名校毕业、东瀛留学的背景，大可到国内外任何一所音乐学院执教，名利双收。先生这种不求名利的“实干”与当今急功近利的“浮躁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而这更增添了我对先生淡泊名利的敬仰。

那时清华园内流传“第一年戴眼镜，第二年用痰盂”的说法，由此可以想见当时清华学子课业之重。这种情况下，跟先生学琴的学生必然在练琴时间上难以保证，所以断难出“中国的帕格尼尼”，也不会有“名师出高徒”的光环。但先生仍然坚持孜孜不倦地教学，仅仅为让自己的门生血脉中流动着音乐的灵性，从而在专业上迸发出灵气、灵感，结出硕果，如此而已。

不仅如此，先生还礼贤下士，十分注重礼尚往来。我在退休前得了一笔稿费，出于感恩，给先生邮汇500元，并在留言处写明：“请先生笑纳，千万勿退回。”没有想到，先生却以馈赠磁带作为回礼，并留言写道：

家骥学弟：

日前由别人的几十盘磁带中选转录了十几盘小提琴名曲，有的音质不太好。乐曲分两部份：第一部份12盒，多数是外国大型作

品，大致按作者的年代排，是属于“阳春白雪”类，不会拉琴的人不一定喜欢。自13盒至17盒是比较通俗的中小型提琴曲。今由我的长子陆孝复送上请笑纳。

此颂暑祺

陆以循

先生不仅教我琴艺，更教我做人。“文革”时，我领着女儿去先生家，先生纠正女儿习琴中的错误。1986年我参加中央讲师团，在福建省西北山区的建阳地区教师进修学院支教，讲授大学物理，课余还给建阳小学20余名孩子教琴。又是先生做我的后盾，源源不断地编写、邮寄教材。那时，先生已75岁高龄。先生编写的所有教材（包括在清华和建阳的）我珍藏至今，它们是先生高风亮节的见证。

2003年，先生与世长辞。我与老伴在追悼会上，把写有“奠仪”两字、内装1000元的信封交给先生的爱女陆眉、陆明，以表对先生的感恩祭奠，祈望先生英灵在天乡得享安息。我亲兄弟五人，其中三人滋润荫泽于水木清华。童年便已知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”的古训，更有祖父辈“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”的身教垂范。在先生满天下的桃李中，我只不过是一平庸者。但先生的言传身教之恩，我将铭记终身。📖

(作者为原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)